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纂箋卷三
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戴　典

孟子纂箋卷三

元　詹道傳　撰

公孫丑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

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

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扶又反知有聖賢之

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左莊九年經書齊小白入於齊鮑叔言於桓公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管仲自魯歸齊此為相之始至僖十七年管仲卒其年桓公亦卒管仲始終相齊共四十二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

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形甸反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之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去聲也陸梭山云孟子勸齊以王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象山再三歎曰讀古以來無此議論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按禮記文王世子篇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去聲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

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

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按史記湯太子早卒次弟外丙即位二年卒弟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立太甲湯適孫也稱爲太宗次沃丁次太庚次小甲次雍己次太戊號中宗次仲丁次外壬次河亶甲次祖乙次祖辛次沃甲次祖丁次南庚次陽甲次盤庚次小辛次小乙次武丁即高宗也自武丁傳之祖庚次祖甲次廩辛次庚丁次武乙次太丁次帝乙至紂九世

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知音智鎡音兹

鎡基田器也釋名大鉏也　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去聲下同也三代盛時王畿音祈不過千里按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是亦井田之制也今齊已有之異於

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

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渇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箋注謂自文武至此者乃孟子及齊宣王時而周則烈王顯王也歷年圖周自武王元年己卯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凡三十六主合八百六十七年今集注自文王始則書稱九年大統未集此在武王之前武王在位七年成王四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五十一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十五年夷王十

六年厲王三十七年宣王四十一年幽王十一年共三百五十八年平王五十一年此大略四百年在春秋前也平王四十九年始入春秋凡三年桓王二十三年莊王十五年僖王五年惠王二十五年襄王三十三年頃王六年匡王六年定王二十一年簡王十四年靈王二十七年景王二十五年敬王四十三年春秋終於敬王之四十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在春秋中也春秋之後敬王猶有四年元王八年貞定王二十八年哀王三月考王十五年威烈王十四年安王二十六年烈王七年由文武至此共七百四十四年矣其後顯王四十八慎靚王七年赧王五十九年而為秦詳考歷代自文王至赧王凡八百五十八年

興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興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馹音日也如漢五里一置左傳楚子乘馹會師所以傳命也孟

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悦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

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通鑑秦武王好力士任鄙烏獲孟説皆至大官説即賁也劉向説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天許慎注淮南子孟賁衛人也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叢説孟賁以力爲主而不動心北宮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孟舍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爲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爲主而不動心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寛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教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以毳織布）寛博寛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

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黝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衡與橫同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盖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丁亂反下同）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上聲）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

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内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内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

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姑衛反又音厥）顛躓（音至）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之顛躓趨

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

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音扶下同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

易去聲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女巧女教二反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去聲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必列反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

意所蔽則欿音坎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反又口刧反集義猶言積善葢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音舉之襲左襄二十三年齊莊公伐晉遂襲莒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華周杞梁死命在此時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按朱子格言云非義當一讀蓋非義則是襲而取之者若三字連讀則不成文理今按集

（注與此不合謾記於此）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王文憲曰二餒字不同無是餒也無是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則餒無是道義則氣餒蓋二者相資論其用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則氣非道義無以生）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扶又反）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

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公羊傳僖二十六年云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期也如作正心義亦

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上聲制其心則必不能

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皮寄反　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扶又反問而孟子荅之也詖偏陂卑義反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俗作沉非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

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音教輕重孟

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說如字）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名之奇字少穎三山人）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形甸反）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

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

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荅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

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上聲下同也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

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上聲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事見論語第七篇伊尹有莘之處上聲士事見後篇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

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聲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

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平聲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

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楚宜反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上聲下同鳳凰羽蟲之長家語執轡第二十五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也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甚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

色栢反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時驗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名浩字志完毗陵人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来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去聲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去聲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上聲仁之事也禮記表記曰畏罪者彊仁謂勉強行仁也 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

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虗脂反鴞吁驕反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音矛纏綿補葺七入反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金氏曰今鵲巢每年隨太歲所向即所謂戶也子

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按家語孔子謂子路曰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云云至誰敢侮之一段皆同孟子引之於此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音換金氏曰古皆口傳故字文或不一然古人方言多以四聲通讀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稅禮記王制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疏云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又周禮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廛布之屬絘布音次亦列肆之稅布總布音讒謂無肆立持者之稅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稅邸舍之稅即語錄云如今人賃鋪面者也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語錄古之為市者有司者治之此是市官之法如周禮地官司市平物價治爭

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畒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周禮地官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者也里布者布參印書也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鄭玄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

喪罷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税家税也夫税者百畝之税家税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王文憲曰夫征者百畝之税即粟米之征也家征者令保役即力役之征也里布者五畝之税即布縷之征也今

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平聲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珉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

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冦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音扶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

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内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内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

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苦江反體骼也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去聲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

讓。雅吐雷反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上聲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音序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

猶有物在中而緒見（形甸反）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形甸反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去聲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内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

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去聲焉白虎通云土所以王四季者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生亦由土○金氏曰四行皆生於土者試反諸身腎屬水心屬火肝屬木肺屬金脾屬土然脾受飲食而四藏皆食於脾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去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上聲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

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上聲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去聲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記射義射者人之道也求正諸己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蓋本此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上聲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史記五帝紀舜耕歷

山歷山之人皆讓畔居陶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病也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歷山在河東雷澤夏兖州今屬濟陰河濱濟陰定陶西南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音洛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去聲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

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炭墨也趙岐注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污去聲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

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箋見論語第十五篇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

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

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上聲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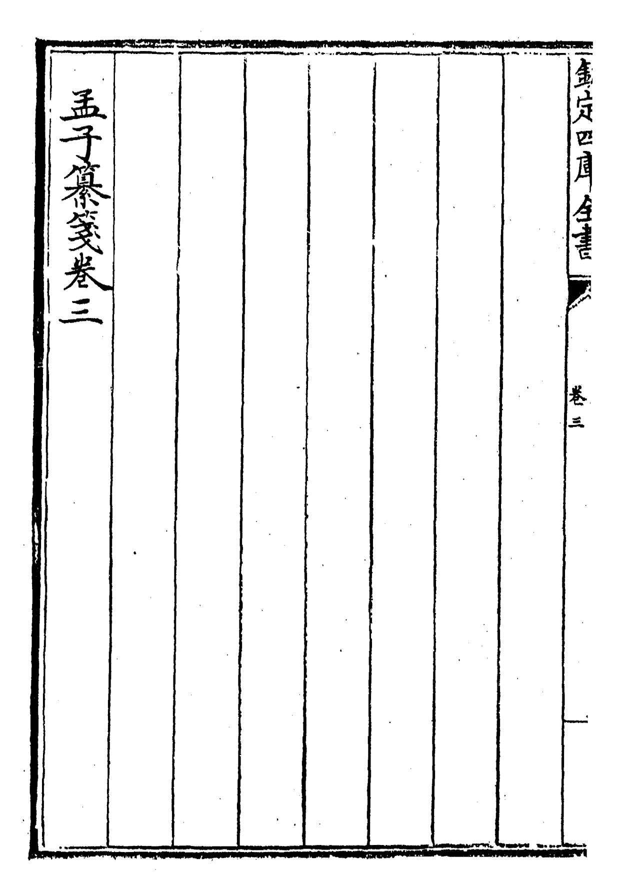
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音爰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側格反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去聲固皆造七到

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反

也



孟子纂箋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纂箋卷四

元　詹道傳　撰

公孫丑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上聲行去聲

實未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並去聲之屬也此本趙岐注正義云

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劉歆七畧有風后孤虛二十卷王相如東方木長生於亥相於寅王於卯之類　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煞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横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去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齊大夫有東郭氏名偃名書名賈者見於春秋亦有北郭氏南郭氏皆齊大夫古疏云齊國之東地號曰東郭經云東郭墦間是也氏者未詳其人以理測之孟子之所弔必賢大夫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

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平聲）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反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並出記玉藻篇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上聲）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

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去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後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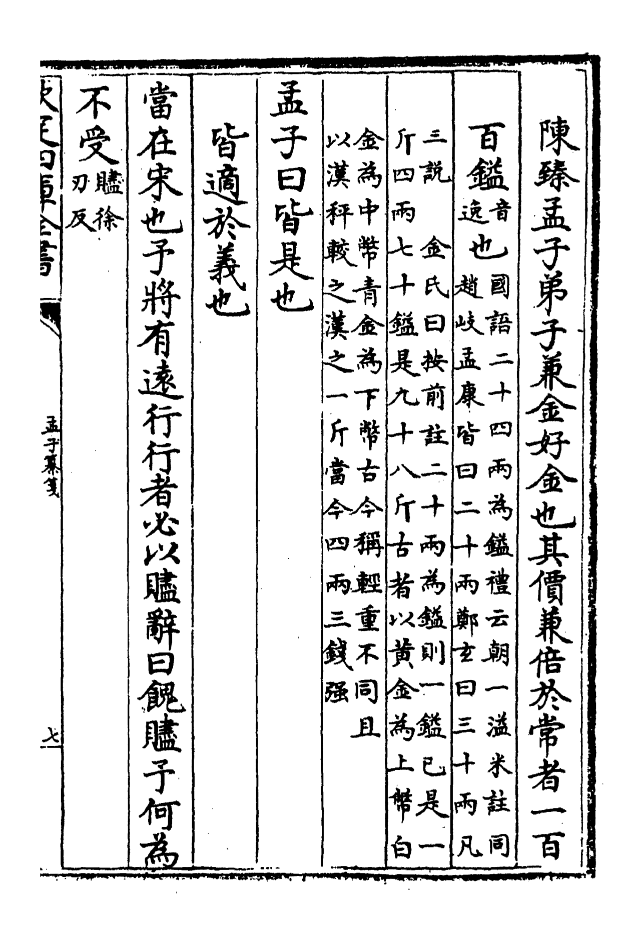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上聲賓

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

百鎰音逸也國語二十四兩為鎰禮云朝一溢米註同趙岐孟康皆曰二十兩鄭玄曰三十兩凡三說　金氏曰按前註二十兩為鎰則一鎰已是一斤四兩七十鎰是九十八斤古者以黃金為上幣白金為中幣青金為下幣古今稱輕重不同且以漢秤較之漢之一斤當今四兩三錢強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

不受贐徐刃反

贐送行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上聲）也取猶致也　尹

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與通作）唯當（去聲）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周禮考工記及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及四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是長丈六尺廣寸有半雙枝為戟單枝為戈）士戰士也伍行（音抗）列也去之殺之也（金氏曰去之謂殺之本古註按持戟止是階前庭下執戟之人庶人之在官者去止是廢棄之）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

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莊二十八年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

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去聲曉王也　陳氏名暘字晉臣三山人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音悅而不

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去聲者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

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貎裕寬

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禄故其進退之際寛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去聲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去聲下同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

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孔頴達曰春秋有使大夫攝卿之法如文七年傳稱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此句出易遯卦大象傳文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去聲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今泰山嬴縣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記檀弓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而喪大記云君之棺八寸上大夫棺八寸下大夫

椁六寸士椁六寸注云皆周制舍此未見有七寸之文此章舊注云天子至庶人厚薄皆然乃未詳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

比猶為去聲下同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為死者不使

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去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救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形向反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

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見燕世家蓋傳聞此説之誤

揚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

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

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管叔鮮武王弟周公兄蔡叔度周公弟武

王克商封叔鮮于管在滎陽封叔度于上蔡二人相紂子武庚治殷遺民武王崩成王少二叔流言周公不利於孺子乃挾武庚作亂周公承王命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與車七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為衛君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

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

之處（上聲下同）管叔不知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

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

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

忍逆探（平聲）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

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

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

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去聲過也　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去聲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平聲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去聲之曲為辯說而沮在呂反其遷善改過之

心長上聲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齊人伐燕勝之章十一章齊人伐燕取之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

耳固所願也朝音潮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去聲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

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扶又反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徒玩反罔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扶又反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

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去聲)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上聲)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按通鑑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樂毅伐齊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三十里無入釋文云齊西南邑疑此即晝邑也故又引或曰云云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悦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音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笥
道去聲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
詳子張之子也見檀弓鄭注云子張子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
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
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
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去聲

下以為同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絶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絶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悦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遅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

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揚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

之餘意李氏昭武人名郁字光祖學於龜山楊公曰於此見君子憂

權音

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

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通鑑外紀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大禹至履癸共十七王合四百三十二年而為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殷紀成湯至紂共三十王合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下文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箋見篇首

名世謂其人德業聞去聲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

若臯陶稷契私列反伊尹萊朱太公望散素亶反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去聲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音洛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

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孔氏曰仕

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

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纂箋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纂箋卷五至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戴琠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纂箋卷五

元　詹道傳　撰

滕文公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音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居隘反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音洛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去聲下同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

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别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扶又反有他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覸古莧反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禮引上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即此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扶又反下同引此三言以明之

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甸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音悅命篇瞑眩憒古對反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去聲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上聲惡而為善也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形甸反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如字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

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

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七入反曰斬衰音催下同緝之曰齊衰疏麤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音嗣見喪大記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文王之子周公旦其子伯

禽封於魯文王子錯叔繡封於滕侯爵武王庶弟 而魯祖周公為長上聲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去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上聲也

周禮六官天官為冢宰地官為司徒春官為宗伯夏官為司馬秋官為司冠冬官為司空司者以其各主一官也宗伯不言司者以祭祀非人所主天官冢宰以其總御衆官猶天道統理萬物　歠飲也

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

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記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

葬七月而卒哭又左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記喪服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疏云此君大夫士居廬之禮謂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為廬因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以辟風寒若廬外之顯處則不塗也既葬則君大夫士皆宮之宮謂圍障之也袒露也蓋未葬則倚木為廬故云未葬居倚廬既葬而柱楣塗廬不得謂之倚廬矣問喪云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草土也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既練舍於外寢凡初喪居廬堊室子為父臣為君各依親踈貴賤之序又按唐大歷中有揚垂撰喪服圖云設廬次於東廊下無廊於牆下北上凡起廬先以一木

横於牆下去牆五尺臥於地為楣即立五椽於上斜
倚東墉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
開戶一孝一廬門簾以縗布廬形如偏屋其間容半
席廬間施苫塊其廬南為堊室以墼壘三面上至屋
如於牆下即亦如偏屋以瓦覆之西向戶室施薦木
枕室南為大功幕次中施蒲席次南為小功緦麻次
施牀並西戶如諸侯始起廬門外便有小屏餘則否
為父與母同為繼母慈母居堊室如繼母有子即隨
子居廬為妻準母其堊室及幕次不必
每人致之共處可也婦人次於西廊下居喪不言故
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
子之知禮也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
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

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去聲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去聲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丁亂反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

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古巧反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

將復扶又反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有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

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左定九年陽虎奔齊鮑文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君焉用之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

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扶又反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之地在國中周禮遂人所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周禮匠人所職是也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遂人掌六遂猶司徒之六鄉也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朱子所謂以五起數者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遂也皆有地域溝樹之此所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廣深各二尺遂上有徑可容牛馬十夫

有溝則千畝之田也溝之深廣倍遂溝上有畛可容大車百夫有洫則萬畝之田也洫倍溝洫上有涂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則十萬畝之田也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可容二軌萬夫有川則百萬畝之田也川所以受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可容三軌以達於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田為一經界十夫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直溝有九而皆横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其澮横此鄉遂之大略也小司徒乃經土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采邑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每丘之地縱横各三溝四丘之田為一甸十字中為四洫冬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云此畿内采地之

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一同言之則以開方之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以車運屬而言也奉新陰炤云鄉遂在近郊遠郊之間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有溝洫遂路都鄙謂甸稍縣都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整齊分畫但遂處畫為井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扶問反下同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

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為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産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

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壅於用反也盈滿也盻禮韻胡計吾計二反謂陸音五禮反誤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

也貸他代反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禄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禄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禄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褊（俾淺反）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左傳九年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文十八年公薨既葬公子惡死經書冬十月子卒胡氏曰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去聲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

以正之則分田制禄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禄之法不可偏廢也金氏曰滕截長補短將五十里則是除山川林麓之類以田計也以開方法計之則五十里為田二千五百井二萬二千五百夫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禄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金氏曰此兩句與周制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合語録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却行井牧之法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

五家為比比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見王制圭田無征疏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周禮

匠人疏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此又不專指弟是餘夫也　俟

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養去聲别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禄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别君子野人之分去聲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上聲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

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吕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恱之者衆苟處上聲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

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去聲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與災同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扶又反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

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閫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金氏曰太史公六家指要無農家至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此集註未及攷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

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音口椓竹角反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黄帝之説也金氏曰黄帝使大撓作甲子始迎日推策故陰陽家説時日言凶多推言黄帝醫家亦本黄帝岐伯設為問答之辭傳述古語雜以附會然比之諸家號為精深輔氏曰使真有神農黄帝之説傳於世孔孟豈不稱述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七亂反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音怪孟子分別必列反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釡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釡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

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下戒反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冬官考工記摶埴之工陶旊賈公彥疏陶人為瓦器甑甗之屬旊人為瓦簋有虞氏尚陶器貴質故也旊音甫又音倣冶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音燭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

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如字正

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

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横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横流之貌暢茂長上聲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

曰鉤盤曰鬲音隔津按蔡氏書傳云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然則朱子亦因郭璞註而誤也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上聲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考之春秋晉嘗通吳而會之皆由陸而至其後夫差欲圖伯中原而患水道不通至哀九年始城邗溝通射陽湖西北以入于淮江始有通淮之道矣孟子誤以為禹蓋因此也金氏曰當是疏九河瀹濟漯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疏說文種曰稼斂曰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為農官之稱

后者有爵土之號如畢命稱周公君陳畢公為三后是也稷名棄者其母有邰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以為不祥而棄之故以棄名見詩大雅生民篇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彞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去聲之耳書曰天敘五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書皐陶謨篇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如字者勞之來如字者來之邪者正

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

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論語注則猶準也當以為正）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音洛）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音佩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去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上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任擔都濫反也場冢上之壇場也古本注疏云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丈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

無能名其樹者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音干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妃兩反彿弗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鵙古役反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中耕反鳥鳴嚶嚶音鶯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宫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音乂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上聲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

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余六反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

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

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莊子天下篇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為法式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

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克乙反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

同匍音蒲
匐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音爰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吐灰反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去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

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閒猶知所擇則又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

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蔂力追反梩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音婁蛄音姑也嘬攢祖官反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

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平聲虆見論語功虧一簣下也梩土轝音預也於是歸而掩覆敷救反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憮音武間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

蔽是以吾之言易去聲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纂箋卷五